

唐尚

書

故

言

實

二





實 故 書 尚

編 綽 李

尙書故實

唐 趙郡 李 綽 編

賓護尙書河東張公。三相盛門。四朝雅望。博物自同於壯武。多聞遠邁於臯臣。綽避難圃田。寓居佛廟。秩有同於錐印。跡更甚於酒傭。叨遂迎塵。每容侍話。凡聆徵引。必異尋常。足廣後生。可貽好事。遂纂集尤異者。兼雜以談諧十數節。作尙書故實云耳。

高祖太武皇帝本名與文皇帝同上一字。後乃刪去。嘗有碑版鑿處具在。太武是陵廟中玉冊定神堯。乃母后追尊顏公會抗疏極論。爲袁慘所沮而寢。

太宗酷好法書。有大王真蹟三千六百紙。率以一丈二尺爲一軸。寶惜者獨蘭亭爲最。置於座側。朝夕觀覽。嘗一日附耳語高宗曰。吾千秋萬歲後與吾蘭亭將去也。及奉諱之日。用玉匣貯之。藏於昭陵。

天冊府弧矢尺度。蓋倍於常者。太宗北逐劉黑闥。爲突厥所窘。遂親發箭射退賊騎。突厥中得此箭。傳觀皆歎伏神異。後餘弓一張。箭五隻。藏在武庫。歷代一作朝郊丘重禮。必陳於儀衛之前。以耀武德。惜哉。今與

法物同爲煨燼矣。然此卽劉氏斬蛇劍之比也。豈不有所歸乎。

司馬天師名承禎。字紫微。形狀類陶隱居。玄宗謂人曰。承禎弘景後身也。天降車上有字曰。賜司馬承禎尸解去日。白鶴一作雲滿庭。異香郁烈。承禎號白雲先生。故人謂車爲白雲車。至文宗朝。並張騫海槎同取。

入內。

有李幼奇者。開元中以藝干柳芳。嘗對芳念百韻詩。芳已暗記。便題之於壁。不差一字。謂幼奇曰。此吾之詩也。幼奇大驚異之。有不平色。久之。徐曰。聊相戲。此君所念詩也。因請幼奇更誦所著文章。皆一遍便能寫錄。

又說漢武帝時。嘗有外域獻獨足鶴。人皆不知。以爲怪異。東方朔奏曰。此山海經所謂畢方鳥也。驗之果是。因勅廷臣皆習山海經。山海經伯翳著。劉向編次作序。伯翳亦曰伯益。書曰。益典朕虞。蓋隨禹治水。撮山海之異。遂成書。郭弘農注解。

鄭廣文作聖善寺報慈闍大像記云。自頂至頤八十三尺。額珠以銀鑄成。虛中盛八石。搆聖善寺佛殿僧惠範。以罪沒入其財。得一千三百萬貫。

元載破家。籍財貨諸物。得胡椒九百石。

盧元公好道。重方士。有王谷者。得黃白術。變瓦礫泥土立成黃金。賓護時在相國大梁幕中。皆目睹之。谷一日死於淮陰。賓護見范陽公敘言。公曰。王十五兄不死。後果有人於湘潭間見之。已變姓名矣。賓護既徙知廣陵。常亦話於崔魏公。公因說他日有王修能變竹葉爲黃金。某所目擊也。

進士盧融嘗說盧元公鎮南海日。疽發於鬢。氣息惛然。有一少年道士直來牀前。謂相國曰。本師知尙書病瘡。遣某將少膏藥來。可便傳之。相國寵姬韓氏遂取膏藥疾貼於瘡上。至暮而較數日平復。於倉皇之

際不知道士所來及令勘中門至衙門十數重並無出入處方知其異也盛膏小銀合子韓氏收得後猶在融卽相國親密目驗其事因附於此

公自言四世祖河東公爲中書令着緋

綽安邑宅中曾有河東公任中書令着緋眞

又說傳遊藝居相位着綠

李師誨者畫蕃馬李漸之孫也爲劉從諫潞州從事知劉不軌遂隱居黎城山潞州平朝廷嘉之就除一縣宰曾於衲僧處得落星石一片僧云於蜀路早行見星墜於前遂圍數尺掘之得片石如斷磬其一端有雕刻狻猊之首亦如磬有孔穿條處尙光滑豈天上樂器毀而墜歟此石後流轉到綽安邑宅中

清夜遊西園圖顧長康畫有梁朝諸王跋尾處云圖上若干人並食天廚

語出諸子書檢尋未得

貞觀中褚河南裝

背題處具在本張維素家收得

維素從申之子

傳至相國張公

弘靖

元和中准宣索并鍾元常寫道德經同進入內

時張公鎮井州進圖表李太尉衛公作也

後中貴人崔潭峻自禁中將出復流傳人間維素子周封前涇州從事在京一日有人

將此圖求售周封驚異之遽以絹數疋贖得經年忽聞款關甚急問之見數人同稱仇中尉傳語訐事知清夜圖在宅計閑居家貧請以絹三百疋易之周封憚其迫脅遽以圖授使人明日果賈絹至後方知詐僞乃是一力足人求江淮大鹽院時王庶人涯判鹽鐵酷好書畫謂此人曰爲余訪得此圖然遂公所請因爲計取耳及十二家事起復落在粉鋪內郭侍郎承緞關者以錢三百買得獻郭郭公又流傳至令狐家宣宗嘗問相國有何名畫相國具以圖對復進入內實護親見相國說公嘗於貴人家見梁昭明太子腦骨微紅而潤澤抑異於常也

又嘗見人腊長尺許。眉目手足悉具。或以爲僊人也。

又說表弟盧某。一日碧空澄澈。仰見仙人乘鶴而過。別有數鶴飛在前後。適覩自一鶴背。遷一鶴背。亦如人換馬之狀。

國朝李嗣真評事云。顧畫屈居第一。然虎頭又伏衛協畫北風圖。

北風圖毛詩義

公平康里宅。乃崔司業融舊第。有司業題壁處猶在。

蜀王嘗造千面琴。散在人間。蜀王卽隋文之子楊秀也。

又李汧公取桐孫之精者。雜綴爲之。謂之百納琴。用蝸殼爲徽。其間三面尤絕異通。謂之響泉韻磬。絃一上。可十年不斷。

兵部李員外約言汧公之子也。識度清曠。迥分塵表。與主客張員外諗同棄官。并韋徵君況墻東遜世不婚娶。不治生業。李尤厚於張。每與張匡牀靜言。達旦不寢。人莫得知。贈張詩曰。我有心中事。不向韋二說。

秋夜洛陽城。明月照張八。

諗卽尙書公之羣從

佛像本胡夷朴陋。人不生敬。今之藻繪雕刻。自戴顓始也。顓嘗刻一像。自隱帳中。聽人臧否。隨而改之。如是者積十年。厥功方就。

絳州碧落碑文。乃高祖子韓王元嘉四男爲先妃所製。陳惟玉書。今不知者。妄有指說非也。荀輿能書。嘗寫狸骨治勞方。右軍臨之。至今謂之狸骨帖。

古碑皆有圓空孔音蓋碑者悲本也墟墓間物每一墓有四焉初塋穿繩於空以下棺乃古懸窆之禮禮曰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人因就紀其德由是遂有碑表數十年前有樹德政碑亦設圓空不知根本甚失後有悟之者遂改焉

公自述高伯祖嘉祐開元中爲相州都督廨宇有災異郡守物故者連累政將軍

嘉祐終金吾將軍

至則於正寢整

衣冠通夕而坐夜分忽肅屏間聞歎息聲俄有人自西廡而出衣巾藍縷形器憔悴歷階而上直至于前將軍因厲聲問曰是何神祇來至於此答曰余後周將尉遲迴也死於此地遺骸尙存願託有心得畢塋祭前牧守者皆膽薄氣劣驚悸而終非余所害又指一十餘歲女子曰此余之女也同瘞廡下明日將軍召吏發掘果得二骸備衣衾棺器禮而塋之越二夕復出感謝因曰余無他能報效願裨公政節宣水旱唯所命焉將軍遂以事上聞請置廟歲時血食上特降書詔褒異勒碑敘述今相州碑廟見在中書令河東公開元中居相位有張憬藏者能言休咎一日忽詣公以一幅紙大書台字授公公曰余見居台司此何意也後數日貶官台州刺史

河東公鎮并州上問有何事第言之奏曰臣有弟嘉祐遠牧方州手足支離常繫念慮上因口敕張嘉祐可忻州刺史河東屬郡上意不疑張亦不讓豈非至公無隱出於常限者乎

王平南廡右軍之叔也善書畫嘗謂右軍吾諸事不足法惟書畫可法晉明帝師其畫王右軍學其書焉宣平太傅相國盧公應舉時寄居壽州安豐縣別墅嘗遊芍陂

芍字今呼爲鵲草下芍藥之芍按魏志是芍音着多

見里人負薪者持碧

蓮花一朵已傷器刃矣。云陂中得之。盧公後從事浙西。因使淮服話於太尉衛公。公令搜訪。芍陂則無有矣。又徧尋於江渚間。亦終不能得。乃知向者一朵。蓋神異耳。

京國頃歲街陌中有聚觀戲場者。詢之乃二刺蝟對打。令既合節奏。有中章程。時座中有前將作李少監韞。亦云曾見。

京城佛寺率非真僧。曲檻迴廊。戶牖重複。有一僧室。當門有櫃。扃鎖甚牢。竊知者云。自櫃而入。則別有幽房邃閣。詰曲深嚴。囊橐奸回。何所不有。

牛相公僧孺鎮襄州日。以久旱祈禱無應。有處士不記名姓。衆云象龍者。公請致雨。處士曰。江漢間無龍。獨一湫泊中有之。黑龍也。強驅逐。必慮爲災難制。公固命之。果有大雨。漢水泛漲。漂溺萬戶。處士懼罪亦亡去。十年前有人他處見猶在。

汲冢書。蓋魏安釐王家晉時。衛郡汲縣耕人於古冢中得之。竹簡漆書。科斗文字。雜寫經史。與今本校驗多有異同。耕人姓不。不字。呼作彪。其名曰準。出春秋後序文選中注出。

王內史書帖中有與蜀郡守朱不記名書求櫻桃來禽。日給藤子。來禽言味甘來衆禽也。俗作林擒。又云胡桃種已成矣。又問司馬相如楊子雲有後否。蜀城門是司馬錯所製存乎。

盧元公鈞奉道。暇日與賓友話言。必及神仙之事。云某有表弟韋卿材。大和中選授江淮縣宰。赴任出京。日親朋相送。離灞滻時已曠暮矣。行一二十里外。覺道路漸異。非常日經過處。既而望中有燈燭熒煌之

狀。林木蔥蒨。似非人間。頃之有謁于馬前者。如州縣候吏。問韋曰。自何至此。此非俗世。俄頃復有一人至。前謂謁者曰。既至矣。則須速報上公。韋問曰。上公何品秩也。吏亦不對。卻走而去。遂巡遞聲連呼曰。上公屈韋下馬。趨走入門。則峻宇雕牆。重廊複閣。侍衛嚴肅。擬於王侯。見一人年僅四十。戴平上幘。衣素服。遙謂韋曰。上階。韋拜而上。命坐。慰勞久之。亦無肴酒湯果之設。徐謂韋曰。某因世亂。百家相糺。竄避於此。推某爲長。強謂之上公。爾來數百年。無教令約束。但任之自然而已。公得至此。塵俗之幸也。不可久留。當宜速去。命取綃十疋贈之。韋出門上馬。卻尋舊路。迴望亦無所見矣。半夜隴月。信馬而行。至明則已在官路。逆旅暫歇。詢之於人。且無能知者。取綃視之。光白可鑒。韋遂驟卻入關。詣相國。具述其事。因以薏薏分遺親愛。相國得綃。亦裁制自服。韋云約其處。乃在驪山藍田之間。蓋地仙也。

顧況字逋翁。文詞之暇。兼攻小筆。嘗求知新亭監人或詰之。謂曰。余要寫貌海中山耳。仍辟善畫者王默爲副知也。

世言牡丹花近有。蓋以國朝文士集中無牡丹詩。張公嘗言楊子華有畫牡丹處極分明。子華北齊人。則知牡丹花亦已久矣。

又說顧況志尙疎逸。近於方外。有時宰曾招致。將以好官命之。況以詩答曰。四海如今已太平。相公何用喚狂生。此身還似籠中鶴。東望滄洲叫一聲。後吳中皆言況得道解化去。

有黃金生者擢進士第。人問與頗同房否。對曰。別洞。

黃本溪洞豪姓。生故以此對人雖哈之。亦賞其真實也。

王僧虔右軍之孫也。齊高帝嘗問曰：卿書與我書孰優？對曰：臣書人臣第一，陛下書帝王第一。帝不悅。後嘗以橛筆書，恐爲帝所忌，故也。

陸暢字達夫，常爲韋南康作蜀道易，首句曰：蜀道易，易於履平地。南康大喜，贈羅八百疋。南康薨，朝廷欲緹其既往之事，復閱先所進兵器，刻定秦二字，不相與者，因欲構成罪名。暢上疏理之，云臣在蜀日，見造所進兵器，定秦者匠之名也。由是得釋。蜀道難，李白罪嚴武也。暢感韋之遇，遂反其詞焉。

聖善寺銀佛，天寶亂爲賊截將一耳。後少傳白公奉佛銀三錠添補，然不及舊者。會昌拆寺，命中貴人毀像，收銀送內庫中。人以白公所添鑄，比舊耳少銀數十兩，遂詣白公索餘銀，恐涉隱沒故也。

又云：士張林說毀寺時，分遣御史檢天下所齊寺及收錄金銀佛像。有蘇監察者，不記名巡覆兩街諸寺，見銀佛一尺以下者，多袖之而歸，謂之蘇杠。烏諤反佛或問溫庭筠將何對好，遽曰：無以過密陁僧也。

口州謝真人上昇前，玉帝錫以鞍馬爲信，意者使其安心也。刺史李堅遺之玉念珠，後問念珠在否，云已在紫皇之前矣。一日真人於紫極宮置齋，金母下降，郡郭處處有虹霓雲氣之狀。至白晝輕舉，萬目睹焉。魏受禪碑，王朗文，梁鵠書，鍾繇鐫字，謂之三絕。鐫字皆須妙於篆籀，故繇方得鐫刻。

張懷瓘書斷曰：篆籀八分隸書草書章草飛白行書，通謂之八體。而右軍皆在神品。右軍嘗醉書數字，點畫類龍爪。後遂有龍爪書，如科斗玉筋，偃波之類。諸家共五十二般。

公云：舒州潯山下有九井，其實九眼泉也。早卽煞一犬投其中，大雨必降，犬亦流出。

又南中久旱。卽以長繩繫虎頭骨。投有龍處。入水。卽數人牽制不定。俄頃雲起潭中。雨亦隨降。龍虎敵也。雖枯骨猶激動如此。

五星惡浮屠像。今人家多圖畫五星雜於佛事中。或謂之禳災者。真不知也。

武后朝。宰相石泉公王方慶瑯琊王也。武后嘗御武成殿閱書畫。問方慶曰。卿家舊法書存乎。方慶遂集自右軍已下至僧虔智永禪師等二十五人。各書一卷進上。后命崔融作序。謂爲寶章集。亦曰王氏世寶也。

今延英殿靈芝殿也。謂之小延英。苗韓公居相位。以足疾步驟微蹇。上每於此待之。宰相對於小延英。自此始也。

臺儀自大夫已下至監察。通謂之五院御史。國朝踐歷五院者共三人。爲李商隱張魏公延賞溫僕射造也。

裴岳者久應舉。與長興于左揆友善。曾有一古鏡子。乃神物也。于相布素時得一照。分明見有朱衣吏導從。他皆類此賓護。與岳微親面詰之。云不虛。旋亦墜失。

陳朝謝赫善畫。嘗閱秘閣。歎伏曹不興所畫龍首。以爲若見真龍。

陶貞白所著太清經。一名劍經。凡學道術者。皆須有好劍。鏡隨身。又說干將莫耶劍。皆以銅鑄非鐵也。

按居。古今刀劍錄云。自古好刀劍。多投伊水中。以禳滕人之妖。蓋伊水中有怪異似人。滕脛已下至脚。有首鼻口耳手足。常損害人矣。

八分書起於漢時王次仲。次仲有道，詔徵聘於車中，化爲大鳥飛去，墜三翮於地。今有大翻山在常山郡界。

兵部李約員外嘗江行，與一商胡舟楫相次。商胡病，固邀相見，以二女託之，皆絕色也。又遺一珠，約悉唯。及商胡死，財寶約數萬，悉籍其數送官，而以二女求配。始殮商胡時，約自以夜光含之，人莫知也。後死商胡有親屬來理資財，約請官司發掘驗之，夜光果在其密行，皆此類也。

公云牧弘農日捕獲伐墓盜十餘，輩中有一人請問言事。公因屏吏獨問，對曰：「某以他事贖死，盧氏縣南山堯女塚，近亦曾爲人開發，獲一大珠並玉盃，人亦不能計其直。餘寶器極多，世莫之識也。」公因遣吏按驗，卽塚果有開處，旋獲其盜。考訊與前通無異，及牽引其徒，稱皆在商州治務中。時商牧名卿也。州移牒公致書，皆怒而不遣。竊知者云：「珠玉之器皆入京師貴人家矣。」公前歲自京徒步東出，過盧氏，復問邑中具如所說。然史傳及地里書竝不載此塚，且堯女舜妃也，皆死於湘嶺。今所謂者，豈傳說之誤歟？矧貽訓於茅茨土階，不宜有厚塋之事，卽此塚果何人哉？

飛白書始於蔡邕，在鴻門見匠人施墨箒，遂創意焉。梁蕭子雲能之，武帝謂曰：「蔡邕飛而不白，羲之白而不飛。」飛白之間，在斟酌耳。嘗大書蕭字，後人匣而寶之，傳至張氏賓護東都舊第有蕭齋，前後序引皆名公之詞也。

杜紫微頃於宰執求小儀不遂，請小秋又不遂。嘗夢人謂曰：「辭春不及秋，昆脚與皆頭。」後果得比部員外。

又杜公自述·不曾歷
小比·此必傳之誤·

楊祭酒敬之愛才·公心嘗知江表之士項斯·贈詩曰·處處見詩詩惣好·及觀標格過於詩·平生不解藏人善·到處相逢說項斯·因此名振·遂登高科也·

東都頃千剏造防秋館·穿掘多得蔡邕鴻都學所書石經·後洛中人家·往往有之·

王內史借船帖·書之尤工者也·故山北盧尚書匡寶惜有年·公致書借之不得·云只可就·未嘗借人也·公除潞州·旗節在途·纔數程·忽有人將書帖就公求書·閱之乃借船帖也·公驚異問之·云盧家郎君要錢遣賣耳·公歎異·移時不問其價還之·後不知落於何人·

京師書僧孫盈者·名甚著·盈父曰仲容·亦鑒書畫·精於品目·豪家所寶·多經其手·真偽無逃焉·王公借船帖是孫盈所蓄·人以厚價求之不果·盧公其時急切減而·販之曰·錢滿百千方得·盧公韓太冲外孫也·故書畫之尤者·多閱而識焉·

嘗有一淪落衣冠·以先人執友方爲邦伯·因遠投謁·冀有厚需·及謁見·卽情極尋常·所賚至寡·歸無道路之費·愁怨動容·因閑步長衢·歎吒不已·忽有一人衣服垢弊·行過于前·迴目之曰·公有不平之氣·余願知之·因具告情旨·答曰·止於要厚卹小事耳·今夜可宿某舍·至暮往·卽已遲望門外·遂延入謂之曰·余隱者也·見爲縣獄卒·要在濟人之急·旣夜分·取一椀合于面前·俄頃揭看·見一班白紫綬者·纔長數寸·此人詬責之曰·與人有分·不卹其孤可乎·紫衣者遜謝久之·復用椀覆於地·更揭之則無有矣·明日平旦·聞傳聲

覓某秀才甚急。往則紫衣斂板以待。情義頓濃。遂贈數百緡。亦不言其事。豈非仙術乎。經云佛教上屬

鬼宿。蓋神鬼之事。鬼暗則佛教衰矣。吳先生嘗稱有靈鬼錄。佛乃一靈。

鬼耳

李抱真之鎮潞州也。軍資匱闕。計無所爲。有老僧大爲郡人信服。抱真因詣之。謂曰。假和尙之道以濟軍中可乎。僧曰。無不可。抱真曰。但言請於鞠場焚身。某當於使宅鑿一地道通連。候火作卽潛以相出。僧喜從之。遂陳狀聲言。抱真命於鞠場積薪貯油。因爲七日道場。晝夜香燈梵唄雜作。抱真亦引僧入地道。使之不疑。僧仍升座執爐對衆說法。抱真率監軍僚屬及將吏膜拜其下。以俸入檀施堆于其旁。由是士女駢填。捨財億計。滿七日。遂送柴積灌油發焰。擊鐘念佛。抱真密已遣人填塞地道。俄頃之際。僧薪竝灰。數日藉所得貨財。輦入軍資庫。別求所謂舍利者數十粒造塔貯焉。

又說洛中頃年有僧得數粒所謂舍利者。貯於瑠璃器中。晝夜香燈檀施之利。日無虛焉。有士子迫於寒餒。因請僧願得舍利掌而觀瞻。僧遂出瓶授與。遽卽吞之。僧惶駭如狂。復慮聞之於外。士子曰。與吾幾錢。當服藥出之。僧聞喜。遂贈二百緡。仍取萬病丸與喫。俄頃洩痢。以盆盎盛貯。濯而收之。

此一事。東都諸隱說後卽江表詩人路豹

所爲。豹非苟於利者。乃剛正之性。以懲無良。豹與張祐崔涯三人。爲文酒之侶也。

章仇兼瓊鎮蜀日。佛寺設大會百戲在庭。有十歲童兒。一作女童舞于竿杪。忽有物狀如雕鶚。掠之而去。羣衆大駭。因而罷樂。後數日。其父母見在高塔之上。梯而取之。則神如癡。久之方語。云見如壁畫飛天夜叉者。將入塔中。日飼菓實飲饌之味。亦不知其所自。旬日方精神如初。

晉書中有飲食名寒具者。亦無注解處。後於齊人要術并食經中檢得。是今所謂餛飩餅。桓玄嘗盛具法書名畫。請客觀之。客有食寒具。不濯手而執書畫。因有浼玄不懌。自是會客不設寒具。

昌黎生者名父子也。雖教有義方。而性頗闊劣。嘗爲集賢校理。史傳中有說金根車處。皆臆斷之。曰豈其誤歟。必金銀車。悉改根字爲銀字。至除拾遺。果爲諫院不受。俄有以故人子憫之者。因辟爲鹿門從事也。今謂進士登第。爲遷鶯者久矣。蓋自伐木詩。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又曰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竝無鶯字。頃歲省試。早鶯求友詩。又鶯出谷詩。別書固無證據。豈非誤歟。

東晉謝太傅墓碑。但樹貞石。初無文字。蓋重難製述之意也。

西平王始將禁軍在蜀戍蠻。與張魏公不叶。及西平功高居相位。德宗欲追魏公者數四。慮西平不悅而罷。後上令韓晉公善說。然後竝處中書。一日因內宴禁中。出瑞錦一疋。令繫兩人一處。以示和解之意。潞州啓聖宮有明皇帝欹枕斜書壁處。並腰鼓馬槽竝在。公爲潞州從事皆見之。

千字文梁周興嗣編次。而有王右軍書者。人皆不曉。其始乃梁武教諸王書。令殷鐵石於大王書中。搨一千字不重者。每字片紙。雜碎無序。武帝召興嗣。謂曰。卿有才思。爲我韻之。興嗣一夕編綴進上。鬚髮皆白。而賞賜甚厚。右軍孫智永禪師自臨八百本。散與人間。江南諸寺各留一本。永往往吳興永福寺。積年學書。秃筆頭十瓮。每瓮皆數石。人來覓書。並請題頭者如市。所居戶限爲之穿穴。乃用鐵葉裹之。人謂爲鐵門限。後取筆頭瘞之。號爲退筆塚。自製銘誌。

孫季雍著葬經。又有著葬略者。言葬用吉禮。僧尼竝不可令見之也。

鄭廣文學書而病無紙。知慈恩寺有柿葉數間屋。遂借僧房居止。日取紅葉學書。歲久殆徧。後自寫所製詩并畫。同爲一卷封進。玄宗御筆書其尾曰。鄭虔三絕。

郭侍郎

承

嘗寶惜書法一卷。每攜隨兵。初應舉就雜文試寫畢。夜色猶早。以紙緘裹置於篋中。及納所寶

書帖。卻歸鋪於燭籠下。取書帖觀覽。則程試宛在篋中。忽遽驚嗟。計無所出。來往於棘園門外。見一老吏。詢其事。具以實告。吏曰。某能換之。然某家貧。居興道里。倘換得。願以錢三萬見酬。公悅而許之。遂巡賈程。試往而易書帖出授公。公媿謝而退。明日歸親仁里。自以錢送諸興道。款關久之。吏有家人出。公以姓氏質之。對曰。主父死三日。方貧未辦周身之具。公驚歎久之。方知棘園所見乃鬼也。遂以錢贈其家而去。余在京曾侍太傅相國盧公宴語。親聞其事。今又得於張公。方審其異也云耳。

唐 撫 言
(一)

王 定 保 撰